

连谏爱情悬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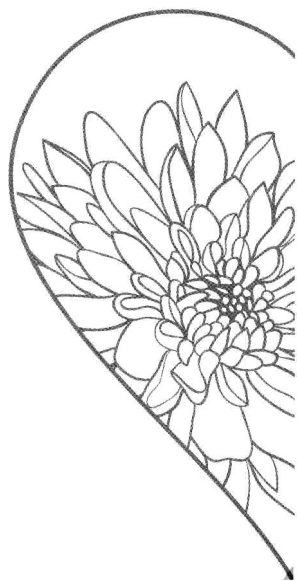
三部曲

连谏  
著

# 凉爱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悬疑



# 凉爱

连谏 著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凉爱 / 连谏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 
2013.5

(连谏爱情悬疑三部曲)

ISBN 978-7-5339-3663-1

I. ①凉… II. ①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4039号

责任编辑 王晶琳  
装帧设计 一亩幻想  
责任校对 许红梅  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**凉 爱**

连谏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网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字数 241千字

印张 15

插页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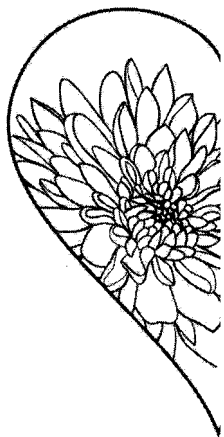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663-1

定价 29.80元

**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**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第一章	
你不是我的爱	1
第二章	
请借我一个身份	20
第三章	
谁是谁的珠宝	44
第四章	
她们都去了哪里	59
第五章	
你把我丢在了哪里	75
第六章	
潜行在暗夜的猫	90

第七章  
人生需要一场自我导演的戏 10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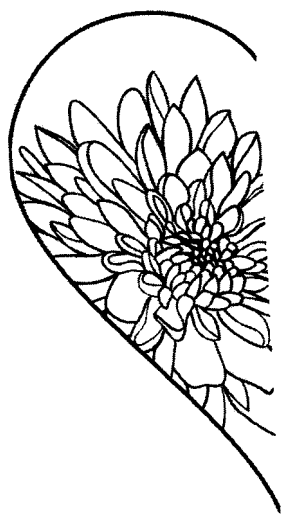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  
坦诚的美德 126

第九章  
给你我的悲悯 147

第十章  
我不是你曾经的妻 167

第十一章  
眼泪为爱流下来 193

第十二章  
请进圈套 216



# 你不是我的爱

## 第一章

秋寒渐深，空气中薄凉弥漫。

此时的霍栀，是暖的。她在本市最高档的洗浴中心桑拿间里，双目微闭，仰头抵在因高温炙烤而散发着原木清香的墙壁上，炙热的墙壁烘烤着她冰冷的心。

是的，她的心是冷的，很多年了。5岁时，父母双双葬身火海，彼时，她住在乡下的外婆家，逃过一劫。再后来，孤儿院就成了她的家。在孤儿院里，她吃得饱，穿得也暖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她总是觉得饿，觉得冷。很久很久的后来，她长大了，就知道这饿与冷，来自心灵。在整个成长过程中，她的生理肌体是温饱的，而她的心，一直处在饥饿状态。

爱是喂心的食物，她没得到过，一直。

所以，每当她回忆起整个年少时代，饥饿的感觉就会涌上心头。

高档洗浴中心，到底是不一样的，干净优雅，四面墙上，全镶了镜子，在雾气湿润里，那些裸着的身体显得分外柔媚，像剔透的暖玉。几位服务生在雾气的另一端，低声细语，间或里，有水跌碎在地的破碎声，让人恍惚，像是坠入了云雾腾腾的梦境中。

蒸完桑拿后，霍栀没到浴室另一侧的床上去享受服务生的服务，尽管赠票的朋友一再说，这张票可以让她享尽龙宫水世界的所有服务。不是她不喜欢享受，而是第一次进这样高档的地方，处处奢华弥漫，她总有找不到北的感觉，怕不懂规矩而惹服务生窃笑。那种滋味，就像一个穷人进了富亲戚的豪宅，左右不是的彷徨里，该是多么伤人自尊。

腾腾的水蒸气中，霍栀舒缓地闭上眼睛，暖暖的水流像温柔的指，熨帖地触摸着皮肤，一路蜿蜒。

待她睁开眼，抬眼，就看见了对面墙上镜子里的自己。

镜子里的自己似乎是重叠了，仿佛有两个自己。她想，可能是浴室中的镜子



长期被水汽浸泡，水银有点花，便有了这效果。她有点顽皮地往一旁站了站，想换个角度能更清晰地看一看镜子里的自己。

这一站，她更是惊异了。

镜子里，竟然有两个自己。

霍栀愣愣地看着镜子，镜子里的两个自己也愣愣地看着镜子外的自己，嘴巴微微张大，除了哈哈镜，任何镜子不会出现这种效果的。

镜子里的两个自己，并未变形，她们苗条修长，皮肤白皙，五官精致，连嘴唇的轮廓都清晰而饱满，微微上扬的丹凤眼里，拥挤着惊恐。

惊异中，霍栀冷不丁就想起了小时候听过的鬼故事，据说镜子是鬼魂喜欢出没的地方。尤其是那些镶嵌在夜晚无人处的镜子，更是鬼魂们青睐的家。当白天来临，它们就安静地蛰伏在镜子里，夜阑人静，它们就从镜子里缓缓飘出，像缥缈的烟雾，四处散去。

霍栀的心里像有无数的荒草在迅速生长，拂得身心一片慌乱，她想逃跑，恐惧却像顽固的胶水，把她粘在了原地。

不会的不会的，她拼命地安慰自己，在人来人往的洗浴中心，怎么可能有鬼？

自我安慰是那么地外强中干，她抓起洗漱用品，快速转身，试图逃离这令人惊恐万分的地方。

啪的一声，洗浴包从她手中坠落。

两个人的尖叫不约而同地响了起来，像尖利的刀子，划碎了充斥在洗浴中心的温润空气。

在她一转身的刹那，看见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站在对面，和她一样，正瞪了惊恐的眼睛，飞快地捂上眼睛，失声尖叫。

然后，她听到噼啪的奔跑声围拢过来，再然后，她听到了一片尖叫声，支离破碎地响着，向着四周扩散消退……



惊魂稍定的霍梹确定，这个捂着脸和自己一同尖叫的女子，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鬼。

她们小心翼翼地相互用指尖碰触了一下彼此的肌肤，是软的、细腻的、暖的，是活在人间的动物才有的质感。

霍梹收回手，上上下下看对面这个女子，对面女子也在用同样的表情看着她。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你不是鬼呀？”

两个人花枝乱颤地笑，方才还四散着逃跑的服务生停下了脚步，吃惊地看着她们，慢慢地围拢过来，“吓死了……”

另一个女子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“我也差点被吓死。”

霍梹拘谨地笑笑，捡起地上的洗浴包。

一个服务生好奇地问：“你们是双胞胎吧？”

霍梹刚要说不是，另一个女子及时阻止了她：“是的，我不知道她今天也来洗澡了，还以为撞鬼了呢。”

霍梹淡淡地笑了一下，打开洗浴包，继续洗澡。

服务生三三两两地散去，女子拍拍她的胳膊，“你也吓坏了吧？”

霍梹点头，然后她们就认识了，知道她叫秦樱素，嫁了有钱人的后裔，家业庞大，不需薪水养活自己，所以无业。

秦樱素的目光一直在霍梹身上流连，间或里笑一下，轻轻地。缺少温暖的成长过程让霍梹变得自卑，她知道来这里的都是所谓上流社会的人，她总觉得自己离这样的人群很远，像地球距离太阳。

霍梹不愿多去搭讪，不过是保护着脆弱的自尊，眼前的秦樱素只是相貌与自己酷似而已，除此之外，她们之间并没交流的必要，也没必要结交。

秦樱素的目光让霍梹多少有些不自在，匆匆冲了一下水，又去了桑拿间，想等秦樱素离开了再洗，她不习惯赤身裸体地被陌生人打量，哪怕是同性。

秦樱素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，清洗得极慢，又让服务生帮她做了按摩，才慢



吞吞出去。桑拿间里的霍栀已快被蒸成了奄奄一息的虾，出去匆匆冲洗了一遍，就离开了龙宫水世界。

霍栀站在龙宫水世界的台阶上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秋天的清冽空气，突然就听有人熟稔地喊她的名字，循声望去，竟是秦樱素。

穿戴整齐后的秦樱素跟她还是有些差别的。秦樱素穿了淡黄色的镶了蓬松水獭领子的镂空针织衫，一头保养得很有光泽的蓬松长发卧在左侧的肩上，看上去雍容而妩媚。

霍栀有点不自然地笑了一下，“真巧，又遇上你了。”

秦樱素笑，“不是又遇上了，我特意在这里等你。”

“是么？”霍栀心不在焉地敷衍着，嘴角挂着微微的笑，站在秦樱素身边，觉得自己就像一棵长在一株雍容盛开的牡丹旁边的青草。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简单的白色棉套衫松垮地套在肩上，素净得有些单薄。

秦樱素像熟稔已久的闺中密友一样走到她的身旁，挽起她的胳膊，认真地看着她的脸，“我觉得咱俩特有缘分。”

边说边挽着她往前走，她身上散发的幽幽的香气让霍栀有窒息感，想挣脱，又不好意思，只好别别扭扭地任她挽着往前走。

秦樱素倒是很自然，不时侧脸睥睨她，“咱俩长得太像了。”

因为别扭，霍栀的脚步也有些踉跄，这让她更不喜欢跟着秦樱素一起走了，就挣脱了她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该去上班了。”

秦樱素奇怪地看着她，“都下午了，你上什么班？”

霍栀笑笑说：“我上中班。”

秦樱素的眼睛瞪得很大，仿佛不相信，“上中班是什么意思？”

霍栀就有些不高兴了，觉得秦樱素的口气像有钱人问一个吃粥度日的穷人：粥是种什么东西？

霍栀淡淡说：“我在商场做销售服务员，这周轮到我上中班。”

见秦樱素还愣在那里回不过神来，就又解释了一句：“龙宫水世界的洗浴票是我朋友送的，平时我都在大众浴室洗澡。”试图让秦樱素明白，她们不是一类人，她也没意愿要和她做朋友。

秦樱素恍然地说：“哦，这样啊。”微微拧着眉头看她，她刚要开口说什么，就被霍栀干脆地打断了：“秦小姐，对不起，再不走我就要迟到了。”

说完，霍栀就往公交车站跑，秦樱素像回过神来一样追过来，她穿着细高跟鞋，跑起来像风中的杨柳，婀娜多姿。

霍栀在心里叹了口气。

秦樱素挥着手喊：“霍小姐，我想和你做朋友，留个联络方式吧。”

霍栀也边跑边说：“秦小姐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”

公交车进站了，霍栀轻巧地跳上去，车门关上，车缓缓地启动了，秦樱素才气喘吁吁地追过来。霍栀隔着窗子向她摆了摆手，心想：做有钱人的穷朋友，自尊太容易受伤了，还是算了吧。

### 3

去商场接了班，闲暇里，霍栀会想那个叫秦樱素的女子，然后站在镜子前，回想她的样子，想着想着，心就会发颤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她真的不相信世间会有这样相像的人。

傍晚，廪生来商场里等她，见她没精打采的，就问是不是遇上不开心的事了。霍栀说没呢。

然后就问他：“你相信这世上会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？”

廪生认真地说：“有啊，好多双胞胎都长得一模一样。”

霍栀不高兴地说：“谁不知道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？我说的不是双胞胎。”

廪生耸耸肩，表示不大可能，过来拉霍栀的手。

霍栀说别这样。

廪生就像个被人冷落的大孩子，垂着长长的手臂站在她一侧，等她换完工作服，背上包向外走，廪生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。

夜晚9点的秋街，已渐有萧条的冷意，街边的小贩们袖着手，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每一个走过身边的人。



霍栀买了一只烤红薯，热热地兜在怀里，继续往前走，她有点难过，不是廩生多么令人烦，而是她明白前路艰险，不如绕过去吧。

她曾认真地和廩生恋爱，随他回家见父母。廩生的母亲看她的目光是冷的，像一枚打磨锋利的针尖，居高临下地镇压过来，尖锐地扎在她心上。这样的目光，是令她最不能承受的。是的，她很穷，没有家也就没亲情，唯一的财富也就是一点自尊了。她不想为了这个单纯的男子，连最后一点财富都要彻底放弃。

从廩生家出来后，她就对廩生说了：“以后不要找我了。”

廩生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霍栀笑着说：“你是官宦子弟，我算什么？”

廩生恨不能指天发誓，跳到前面拦着不让她走，“在我心里，你是举世无双的珍宝，因为我爱你。”

“别抒情了，你还小。”霍栀还是转身走了，当爱情不能成活，再多誓言也不过是钝刀割肉的疼而已。

廩生不管，依然来找她，霍栀不给开门，他就站在门外，不吵也不闹地抱着一本书看。有时，门外会响起叱骂声，是廩生的母亲找过来了：“这样的女人不能要，早早克死了父母，连所未流大学都没读过，还比你大四岁！想要她进咱家门，除非我死。”

霍栀明白，她那么高的声音，不过是为了让门内的她能够听得清楚。霍栀总是眉眼生冷地听着，久了，就生出了恶心，再听见她在门外叱骂廩生，就故意放了迈克尔·杰克逊的歌，音量调到最高。在迈克尔·杰克逊的嘶声歌唱里，廩生母亲的声音就如孱弱的火苗，被铺天盖地的大雪所覆盖了。

逢了她心情不好，便腾地拉开门，一脸冷漠地对廩生母亲说：“我对你的儿子没兴趣，拜托你管好他，别让他继续烦我了。”

廩生母亲就像受了奇耻大辱一样气咻咻地看着她，大大地张着嘴巴，仿佛一时间不知该用哪个恶毒的词汇回敬她才过瘾解恨。

霍栀咚地甩上门。

不管母亲怎么阻拦，廩生就是不死心。下班后，跑到商场去找她，她不理他，他就站在一旁看她，一看就是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，搞得整个商场的服务生都知

道有个又高又帅又有钱的男孩子在痴痴地苦追霍栀，而灰姑娘霍栀却摆出一副骄傲的嘴脸，拒人家于千里之外。

有时，同事会和霍栀开玩笑：“别拿着了，多少女孩子拼着命要傍个钻石王老五都傍不上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你把人家冷跑了再哭，我们可不安慰你啊。”

霍栀无所谓地说：“谢天谢地，让他快点跑掉吧。”

渐渐地，在别人看来，霍栀和大家就有了那么点格格不入，她对廩生的冷漠，仿佛成了对别人生活态度的嘲讽，因为他们正热切地追逐着的，却是她不屑的。

霍栀既不辩白也不解释，怎么看怎么说，那是别人的事，她只要做好自己就够了，像深秋的菊，独自妖冶在冷峭的风里，骄傲而飘摇。

每个女孩子都有灰姑娘梦，她也不例外。只是，如果她这个灰姑娘最后的幸福是要踏着自尊才能得来，那么她不要。因为她想象不出没自尊的幸福会是什么样的。

她想起了曾经的那些时光，廩生随她进门，把她抵在门上，面红耳赤地吻过来，用胳膊圈着她一步一步地往卧室走，而后两个人缠绵着倒在床上。廩生总是一边缠绵一边恨恨地说，要在她身体里下颗种子，如果她怀孕了，他就天天盯着她，不让她去堕胎，一直把她守成孩子的妈妈。

想到这里，霍栀的心就软软地动了一下，回头问：“廩生，你究竟爱我什么？”

廩生说只要是她的，就什么都爱，连她呼出来的废气都爱。

霍栀的心很酸，绝望地想，她再也不会遇到比廩生更爱她的男子了。可她还是不能接受廩生的爱，他太年轻了，年轻得让她胆怯。虽然她只有 28 岁而已，但时光对女人尤其残酷，她不想嫁个比自己小的男人，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，何况廩生的母亲不共戴天地排斥着她。结了婚，也就是柴米油盐地过日子了，能好到哪里去？更何况，廩生秉性温吞懦弱，方才还豪情万丈，一旦看见妈妈或是听见妈妈的声音，马上就像扎破了小孔的气球，无声无息地疲软了下去。如果一定说他们是幸福的，那是与外界隔绝了才会有的幸福，像在密封的无菌空间里的羸弱花草，一旦离开了无菌空间，就会状况百出。婚姻是什么？婚姻是要在生活这个大染缸里摸爬滚打地挣扎着活下去的一棵蒺藜。廩生的秉性决定了，这一辈子他不会成为一棵顽强的蒺藜，这秉性也不会因爱上霍栀而改变。



廩生那么贪恋她的身体，像鱼对水的贪恋，只要容许他进门，就片刻都不想离开她的身体。这让她怀疑，廩生对她的感情，或许是情欲大于感情的。当然，这些话是不能说的，一说就会觉得很辱没。

有天夜里，她做了个梦，恍惚间，好像有人拉了她的手朝一个白雾腾腾的方向走，她拼命想看清那个拉自己手的人的样子，可无论她从哪个角度去看，都看不清楚，甚至分不清对方是男还是女。他的身体被一层浓郁的白雾融裹着，只露出那只执着她的手，白皙冰凉。她越走越冷，像走在了阴森潮湿的隧道里，渐渐地，她怕了起来，尖声大叫，让那只手放开她。可是，无论她怎样叫怎样挣扎，那手都像是和她长在了一起一样顽固。

然后，她大汗淋漓地醒过来，捧着一颗狂跳的心，惊慌失措。第二天，她特意去找了位传说中很厉害的解梦大师，那位盲眼大师正坐在小巷子中晒太阳。霍梹轻言细语地说了昨夜的梦境，大师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当心出现在你身边的女人。”

再然后，无论霍梹怎么问，大师都不肯再多言半句。霍梹无奈，起身离开，走到小巷子尽头时，回头张望了一眼，突然发现，大师正望着自己的背影出神，苍黄瘦长的脸上带着难以觉察的笑意。霍梹就觉得后背一阵发冷，莫名的恐惧涌上心来，逃一样地跑离了小巷。

事后，她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解梦大师明明是那种连眼球都看不见的盲，她怎么会有种被他目光穿透了脊背的冰冷感呢？

这种感觉比那个梦境还要长久地困扰了她的心情。

她想过身边的女人，和同事之间，并没太多利益交集；因着身世的自卑，她几乎是没什么过分热络的同性朋友，能是谁呢？后来，这个需要她当心的女人，就理所当然地安排给了廩生的母亲。那么凶悍，没理由不是她。所以，对廩生的拒绝，就更是坚决了。

进门后，霍梹坐在客厅的唯一一张单人沙发上吃烤红薯，廩生坐在一边的椅

子上看，很入神。霍栀扫了他一眼，“要么？”

廩生摇摇头，说吃过饭了。

霍栀叹了口气，“你怎么会看上我呢？”

廩生看着她，笑得很干净，“你是我又傲又冷的公主。”

霍栀用鼻子笑了一下，慢慢地吃着红薯，突然，门外响起激烈的敲门声，廩生的母亲大声喊着廩生的名字。霍栀站起来，对着廩生摊了摊手，嘴角往下坠了坠，“快回去吧，不然整栋楼的邻居都被你妈砸恼了，倒霉的人却是我。”说完，就往卧室走。

廩生不声不响地跟在她身后，进了卧室，顺手关上门，“我没听见，你是幻觉吧？”

霍栀突然想使坏，就把身体摔在床上说：“幻觉。”

说完，用惑人的笑看着廩生，媚眼睥睨。廩生局促地看了她一会儿，下定决心般扑上去。

砸门声越来越响，霍栀突然想在这烦恼的噪声中引吭高歌，最终却没唱成。廩生草草收兵，歉意地抱着她，哭了，有泪水落在她的肩上。霍栀抚摸着他的头发，叹了口气，“孩子，跟妈妈回家吧。”

她知道，和廩生不会有幸福的，他是个善良的孩子，心地柔软。

廩生歉意地走了，一步三回头。霍栀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，只在听见大门砰地合上后，泪水喇地落了下来。

她张望着黑夜，饥饿感铺天盖地地涌上来，那种纠缠了她二十几年的心灵饥饿。秦樱素的电话就是这时打来的，听到她自报家门后，霍栀愣了一下，“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的？”

秦樱素调侃道：“青岛很小啊。”而后，又正色道，“青岛一共就那么几家大商场，找一个人算不上什么难事。”

霍栀觉得这个女人有点不可思议，不就是长得像点嘛，至于这样纠缠不休吗？就没说话，静静地等秦樱素的下文。

秦樱素停了一会儿，突然柔声说：“希望你不要介意我的冒昧，我怀疑你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。”



霍栀就笑了，说：“怎么可能？”

秦樱素说：“真的，我没有和你开玩笑。听妈妈说，我和双胞胎妹妹出生不久，父亲就去世了，我妈自己养活不了两个孩子，就把妹妹送人了。”

霍栀没说话，拼命想，这怎么可能？

“等你有时间，我们好好聊聊，好吗？”秦樱素的声音有点感伤。霍栀犹豫了一下，说“好”。

秦樱素那边好像有什么事，压低声音，匆匆说：“这件事，你先不要告诉任何人，等我的电话。”

说完，连声“再见”都没道，就匆匆挂了。

霍栀愣了半天，拼命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拼命想儿时的旧事，只是时过已久，都模糊了，只记得自己的家曾经是市郊的某村。随着城市扩展，那个村子早已不见了，零零星星的记忆片段跳出来，全是毫无用处的符号。

她唯一知道的就是父亲姓霍，因为她叫霍栀。

那一夜，追忆让她失了眠，记忆中的细节像一阵风，薄薄地冷着，从心上掠过去。记忆最深的一幕，是外婆把她送到孤儿院的情景，她抱着外婆的腿大哭，不肯让她走。至今，她还记得外婆腿上的味道，是坐在灶前烧火的草烟味，淡淡的苦香缭绕。

外婆终于还是走了，泪眼婆娑，她养不活她，她太老了，走路都有些踉跄，肥大的黑裤子被风吹着，贴在她因苍老而略呈外罗圈的腿上，呼啦啦地响着。

这个声音在她心里响了很多年，多年以后，她终于明白那不是外婆的裤管在响，是自己的绝望在哭泣。

如果秦樱素说的是真的，那么，母亲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？这么多年了，她有没有想起过自己？有没有寻找过自己？

霍栀拿起手机，仔细地看秦樱素的手机号，是本市最早发放的一批号段，标准的有钱人的象征，在心里，她轻轻地笑了一下。很快，她就不安起来，突然有种被人监视的感觉，偌大的青岛，商场不下几十家，为什么她想找自己就找到了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。

霍栀想象着自己像个通缉犯一样被人在茫茫人海中搜寻，就不爽了起来，这



是个没隐私的时代，更谈不上安全感。

5

次日，依然是中班，霍栀有整整一上午的时间。

她去了孤儿院。从职业学校毕业后，她就没回来过，不愿意回来，那些残疾的或是健康的孩子的眼神让她受不了，她会想起自己的童年，无助可怜地望着每一个进出孤儿院的大人。

冯阿姨还在，她老了，孩子们的吵闹声把她的耳朵早早折磨背了，霍栀趴在她耳朵上大声叫：“冯阿姨。”

她抬起头，努力地看了她半天，才叫出她的名字。她带过的孩子太多了，不可能全部记得。

那个上午，霍栀终于还是弄明白了自己的身世，自己确实是被父母抱养的，所以父母死后，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外婆才狠着心把她送进了孤儿院。

这些，都在孤儿院的档案上记着呢。

从孤儿院出来的霍栀，心情是复杂的，喜忧参半，喜的是，找到了亲人，虽然未经验证；忧的是，母亲为什么偏偏选择把自己送人？

她慢慢地溜达在街上，廩生打了她好几遍手机，她不想接，和他说什么呢？说自己有可能找到亲生母亲了？有什么用？他们之间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，注定了不会有未来。很久很久以后的生活里，不会再有彼此的影子，她的心微微地冷了一下。

秋天的太阳柔和地挂在天上，亮亮地明媚着。

手机响了一下，是短信，霍栀懒懒地扫了一眼，没去看，以为是廩生的。

过了一会儿，手机就响了，是秦樱素的。说订了千叶街的位子，请她吃饭。

霍栀说：“好的，一会儿就到。”验证过身世后，想起秦樱素，她的心就情不自禁地暖了一点。

乘车去千叶街的路上，她在想，等在那里的，或许不只是秦樱素，或许还应该